

比卡门和茶花女

更醉人的爱情故事

远流版新浪漫



小说经典系列

曼 侬

普弗 著 林志芸 译

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新浪漫小说经典 第一辑

比卡门和茶花女更醉人的爱情故事

曼
侬

普佛／著

林志芸／译

(京)新登字 3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浪漫小说经典 第一辑/文硕主编. —北京:九洲图书出版社, 1995. 8

ISBN 7-80114-053-2

I. 新… II. 文… III. 古典小说-浪漫主义-法国-近代-选集 IV. 1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0309 号

书 名:新浪漫小说经典——曼依
出版发行:九洲图书出版社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录 排:北京纵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排版中心
印 刷:万兴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54.43
字 数:1330 千字
版 次: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
印 数:1-10000
书 号:ISBN7-80114-053-2/1-32
定 价:65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

出版缘起

□王荣文/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

□读小说就象度假

阅读精彩小说，乃人生一大乐事。

对现代人而言，紧凑的生活节奏切割了时间与精神之完整性，快速旋转于工作与家庭、生产与消费、群体与个体……等错综复杂的网络里，擦出五彩光芒却短暂的快乐火花，也承担各式各样外在与内在压力。或者说，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“拼图”游戏，人人手上一盒拼图，图案互异，拼法各凭本事，相同的是每天需重拼一回。日复一日重复操作中，固然累积善面资源，同样亦衍生恶性循环。如果称呼现代人是“工作机器”或“压力集团”应该不为过。

繁华社会提供名目众多的休闲娱乐管道，透过立即消费舒解生活压力，以旅游度假方式暂时关闭工作机器的开关也蔚为风气。然而在漫长的非度假时间，及对大部分活动空间仅限于工作（或就学）与家庭范围的现代人而言，精选休闲管道仍是必要的。我们重新检视忙碌的现代生活型态后，发现阅读的乐趣与效益逐渐被现代人忽略，故建议以阅读精彩小说作为“减压”管道，替紧绷的精神

松绑。不仅阅读的过程即是一趟类似出国度假的旅游，更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充电效果。

《新浪漫小说经典》出版目的，即是研发热门小说路线，鼓吹现代人加入小说度假之旅。我们希望变成专门为读者洽办阅读小说业务的旅行社。

□类型小说旺季

《新浪漫小说经典》包罗万象，涵盖各种类型的精彩小说：历史古典、侦探冒险、推理悬疑、都会异闻、政商传奇、现代浪漫……每一种开发中的类型均以质的提升与量的拓展做为双重标竿。喜爱历史古典的，能于阅读中擦亮古人智慧，宛如纵横汉疆唐土，与英雄豪杰并辔驰骋；热衷政商传奇的，则能擘析经营策略，洞察诡谲人性，与第一等智谋人物面对面。我们期待透过小说，提供读者重调生活步骤，培养“减压”习惯，更积极地拓宽心灵视野。

每一种类型，都是小说的旺季，期盼与广大的读者结伴同游。

推荐辞

□ 吕淑蓉 / 撰文

《新浪漫小说经典》之开发宗旨，乃为了邀请读者共度阅读小说的快乐时光，让兼蓄丰沛情感与原则能量的“浪漫性格”，重新在现代社会复生。因此，我们首先锁定充满瑰宝的法国通俗小说，作为敲门砖。

狭义地说，法国的通俗小说(Roman populaire)专指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之间兴起、蓬勃、继而式微的一种大众文学，例如大仲马的《三剑客》、莫里思·乐布朗的《亚森罗苹》、马洛·艾克多的《苦儿流浪记》、居乐·维尔恩的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环游世界八十天》……等等。这些作品相信许多读者都相当熟悉，然而却只不过是法国通俗小说的一小部份而已。

当时的通俗小说题材非常广泛，从历史小说到科幻小说，从社会奇情到武侠侦探，包罗万象，可说是想象力竞赛的空间。在还未泛滥到抄袭滥制之前，好看的作品还不少。

通俗小说又往往与报纸的连载小说密不可分。当时报纸初兴，订费昂贵，为了吸引读者，扩大销售量，便将报纸下方原来保留给政评艺评的小方格处，改放连载小说，一时大为轰动，力量如排山倒海。据说在俄简舒(Eugène Sue)的《巴黎探密》(Les Mystères de Paris)连载期间，许多垂危的病人硬是撑到完结篇出来了才肯咽

气,其魔力可见一斑。

19世纪的重要小说家,如左拉、巴尔扎克、大仲马、莫泊桑、福楼拜,乔治·桑……没有人不在这个领域留下一点痕迹的。因为当时的报纸是唯一可以接触到大众的媒介,摇笔杆维生的作家要成名,要卖座,这是最便捷有力的途径。

这些作品的特色是想象力强,情节丰富,高潮迭起。它们的作者也许不是一流的文学家,但是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的作品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的生活。就这个意义上来讲,许多所谓的正统作家反而成了一种边缘文学的代表。

当然,通俗小说的发展,并没有随着前述这种文学型态的衰微而终止,反而因为时代、读者品味及媒介工具的演变,衍生出不同的面貌。本系列小说的选择,有意地偏重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不同类型的作品。

我们的希望是,提供一种对老一代的读者似曾相识、对年轻一代的读者也许新鲜的阅读经验,但愿在讲究刺激的千百种现代作品中,给读者一个怀旧的想象空间。

普弗神父生平简介

安端·法兰思瓦·普弗(Antoine-FranCois Prévost, 1697~1763), 1697年出生在法国北部加雷省的艾丹。

他15岁丧母,被父亲送进耶苏会教士办的学校。16岁到22岁间,在军队及耶苏会教士办的学校间来来去去。因生性好动不安分,后来成了逃兵,在巴黎及荷兰惹了不少是非。

1721年到1728年间,他在诺曼底许多城市读神学及授课讲道。1724年底小册子攻击当时的摄政王,1726年正式被任命为教士。

由于私生活非常放任不羁,屡次违纪受罚,他申请改换到纪律较松的支会又遭到拒绝,于是先后潜逃到英国及荷兰,那时普弗已决定走文学的路子。

在流亡期间,他不但写作及研究古书教典,还翻译了不少英文小说。1734年得到法王特赦,又蒙躬惕亲王的保护,他终于回到了法国。

但是,直到教皇也赦免了他,准他改归克律尼教会,他才敢公开露面。从这段期间直到他死,他都担任躬惕亲王的私人教士。

他的小说共有100多卷,但是至今仍被大众传颂的只有《曼侬》。

译序

□林志芸/撰文

本书原名《葛何骑士和曼依雷斯可的故事》(L'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),是普弗神父的巨著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(Les Memoires d'un Homme de qualite, 1728—1739)的最后一卷。

本书自1753年被独立出来以单行本印出版后,受欢迎的程度迄今未减,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。不仅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,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亚谱出同名歌剧,更使《曼依》成为文学及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。

要探究《曼依》受欢迎的原因,首先必须从作者的生平谈起。

故事主角葛何骑士的遭遇和个性,与普弗神父极为相似,多数的考证批评甚至认为,《曼依》是作者的半自传。男主角和作者的相似之处包括——

都曾向往军队,欲加入马尔它修会,但后来都选择了神职人员之路,赴巴黎研读神学。

为了曼依,葛何叛教离家,以诈骗借债度日,最后随曼依流放美洲。正如作者几度叛教逃离修道院,为其荷兰情人 Lenki 负债、行诈,差点被判死刑,又因各种丑闻和与教会的纠纷,被迫自我放逐于英、荷等国。

在两人心中，善与恶似乎永不妥协。葛何在名誉扫地，几至家破人亡后，才肯回到上帝面前。正如普弗神父经历二十多年起伏多变的生活后才安定下来，死前那一刻还在读神学卫道作品。

两人不仅出生地点及背景相似，还有同样的才华：普弗神父是位多产作家，除小说外，写了不少神学论文，并曾参与报刊的编写、翻译英国小说。同样地，葛何也一再表示他对文学的爱好。

虽然最新的考证指出，普弗神父和 Lenki 大约相识在 1731 至 1732 年间，而《曼依》最迟应在 1732 年 2 月就已完稿付梓了，因而推翻曼依就是 Lenki 的说法。但无可否认的，《曼依》一书和作者的生平有密切的关系。

其次，是本书与其时代背景的关系。

《曼依》是一本写实的爱情冒险小说，忠实地描述了路易十五时代上流社会的生活。贵族子弟的荒淫挥霍、调情方式、戏剧欣赏、散步、赌博、婚姻上贵族平民间无法跨越的鸿沟等，书中都有深入的描绘。

人称 18 世纪为欧洲“启蒙的世纪”，不仅思想启蒙、经济起飞，连文学也都是一种哲学、启蒙式的文学。撇开百科全书、各类专题论文、寓言不谈，即使是小说里，也不乏神学、哲学的辩论色彩。

深受内心善恶交战之苦的葛何，就不断用他在神学院所学的辩证口才和思考方式，来讨论上帝的恩典、人注定要败亡等神学及哲学上的问题。他甚至用此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，似乎凡事都错在旁人或命运的作弄，无形中吸引了读者的同情和支持。

社会的变迁进步也影响了小说的体裁。当时许多小说都是游记或冒险故事，藉着主人翁在异国的冒险，介绍不同的风土民情，满足读者好奇心，这类小说在十九世纪初达到高峰。在本书中，随着曼依的流放美洲，作者对美洲印地安人作了简单介绍，也算是和流行风沾上一点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对当时的殖民风气、伤风败俗女子被送往

新大陆的流放路线、殖民地的情况等，都有很忠实的纪录。根据考证，德柯曼大人、德陶公子、警察总监、流放的妓女队伍、唐斯凡尼府的幕后主持人等，似乎都确有其人。当然，事隔百年，再去计较现实与小说中人物的异同，已无多大意义，但是《曼依》的确不失为法国 18 世纪社会、风俗的一本活生生纪录文献。

最后，再谈小说本身的叙述技巧。

在 17 世纪古典主义时代一向被人鄙视的小说，在这启蒙的世纪里，也在摸索改革。小说家对十七世纪的长篇小说——只知叙述贵族的英勇事迹、英雄美人高尚不渝的爱情、有情人终成眷属……等一成不变的内容——起了反动，他们要写的，是动荡的大时代中凡夫俗子的真实故事。

为了强调其真实性，这时期的小说多为传记体，也就是主人翁的亲身经历。作者声称要在阅读的同时，给读者一个教训，这也正是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主人翁在《曼依》的作者序里所表达的目的。传记体的特色是：故事主角以第一人称来叙述。因此，《曼依》里的叙述是口语式的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完全平铺直叙。主角葛何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他内心的挣扎，直接剖析自己的心境，随着情感的变化赞美、感叹、咒骂、哭泣、呻吟，远比第三人称客观的叙述自由得多。

此外，此类传记体小说中，除了有主人翁代替作者直接叙述外，多半都有一人听众，其实也就是读者的替身。

在回忆往事时，葛何可以时而与这个听众交谈，后者有时也表达他对葛何或曼依的印象及同情之心。过去的情景与现今的感伤，两个不同的时空不时交织，不知不觉中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，读者因此忘了男女主角其实一个是骗子、一个是高级妓女，而对其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。

作者的亲身经历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，以及平实的第一个称叙述技巧，让本书自然感人，也使得葛何和曼依，成为法国文学史上

著名的情侶，普弗神父也成为法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始祖。

在台湾，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以后的作品，多已通过法译或英译，慢慢介绍给读者。但对 17、18 世纪的古典文学、甚至中世纪文学的介绍，仍是百废待兴。译者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开荒工作，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，首次尝试，译文若有谬误或不通畅之处，尚请读者见谅。

最后，谢谢姊姊志倩及好友黄玮珥，耐心修改我的初稿。

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作者自序

我本来可以把葛何骑士的故事穿插在我自己的回忆录里，但是我觉得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也许读者会比较喜欢我把这两个故事分开来。因为葛何骑士的遭遇太长，可能会中断我自己故事的连贯性。虽然我并不以作家自居，却知道叙述的时候应该删去一切会使故事变得沉重、不通畅的地方。

欧哈斯^① 有一句格言：

文章要有轻重秩序才会吸引人。应该要立刻说的，就必须立刻说；

而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摆在一边。

甚至不需要如欧哈斯这样的权威，都可以证实这么一个出于常理的简单事实。

如果读者觉得我的故事还不错的话，我敢保证你们对葛何的故事一定也会很满意。

从葛何骑士的行为中，读者可以看到激情力量之强大。我将描述一个年轻人如何盲目地拒绝幸福快乐，而宁愿选择最大的不幸，他拥有一切最引人注目的优点，却宁愿舍弃所有的财富和与生俱来的幸福，而过着卑贱漂泊的生活。他预见自己的不幸，却不愿意避免，他深受这些不幸之苦，却不珍惜别人屡次给他的补救机会，

^① 欧哈斯(Horace)，公元1世纪著名的拉丁诗人。

总之，他是这样的意志不坚，道德感和罪恶感总是在他心里交战，高尚的情操和败坏的行为也不时轮流替换，这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心理状态。

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绝对不会认为这种作品没有用，我觉得这本书在娱乐读者之余，还有教育意义。

每当我们思考所有的道德规范时，都会很惊讶地发现，人们总是既重视又忽略它们。我们不禁自问，为什么人心这么古怪，明知美、善是好的，但做的时候却又偏离了正道。

如果我们稍微留意那些思想层次较高、想得比较深入的人，很容易发现他们谈话或沉思的时候，几乎总是绕着道德的话题转。他们生命中最温馨的时刻，莫过于能够单独思考，或和知心朋友坦诚相交，畅谈德行之美好、友情之甘甜、如何追求幸福、如何远离德行的天生软弱，以及解决补救的办法。欧哈斯和包瓦洛^①认为，这类谈话是幸福生活中最美好的事。

那么，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容易一下子远离这些想法，又回到和凡夫俗子一般的见识中？如果以下我所说的，不能解释人类思想和行为矛盾的原因，我就错了。

所有的道德规范，都只不过是笼统含糊的原则，很难个别应用于道德和行为的细节中。举例来说，出身高贵的心灵知道仁慈及温和是美德，而且也愿意实行遵守；但是到了实际行动时，却又经常迟疑是否真的值得？要做到什么程度？会不会弄错了对象？最后，总是有无数的困难中断了一切的努力。

我们总怕因行善或太宽容而被人愚弄；因温柔、富有同情心而被视为弱者。总之，我们怕太过或没有好好履行一般人道德观念里所制定的、但却又太模糊不清的责任义务。

在这模棱两可的情况下，只好靠经验或别人的例子，来决定该

^① 包瓦洛(Boileau)，法国17世纪的著名作家及古典文学理论家。

怎么取舍，然而，经验还要视个人命运中不同的情况而定。那么，就只剩下别人的例子，可以当作大多数人行善时的准则。如本书这类的作品，正可以为读者带来极大的帮助，至少当这些书是由一个有荣誉感、通情达理的人所写的时候。

本书所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盏灯火、一个可以取代经验的教训，只需依个人情况作不同的调整，故事主人翁的每个遭遇，都可以是帮助我们成熟的范例。所以，这整本书实际上是一篇轻松地应用在实际例子上的道德论述。

严格一点的读者，也许会觉得我这把年纪^①还提笔写这种爱情冒险故事，实在不成体统。但是，如果我前面的看法是正确的，这些看法就可以说明我这样做的理由，如果我的看法错了，那就算了，因为我也没有其他的藉口。

① 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主人翁何依库尔此时约 70 岁。

秋光召魂曲

——《曼侬》读后

□梁寒衣/撰文

于淡微的秋光中，乍乍展卷阅读《曼侬》，宛如进入一场年少的召魂：

铙钹静静拍响三下。钟表缓缓向后拨转。甬道的尽头，一个苍白的少年，拄着百合荆杖，面向空无一物的祭坛。

他的面孔，一半虔诚映现上帝的荣光，书写着忏悔与救赎，一半狂野焚烧着欲望与爱情，恍如深深覆于魔鬼的羽翼。

流沙灼热淹浸着他的脚底，分分秒秒，汹涌上涨。而少年高声唱着，以爱情的声音，向着祭坛……。

“敬神者，你唱着什么？”空无的祭坛上，一个声音问道，对着半张虔诚的脸。

“啊，永恒！”

“读神者，你唱着什么？”沉默半响，声音再度问道，对着另半张脸。

“啊，永恒！”

“在我心中一直有股强烈的欲望：除却永恒，此世并无令人眷恋、狂喜之物。”流沙灼热淹过腰腹，漫漫掩盖过肩颈眼脸：“无论上帝或爱情，我所欲求的，只是永恒！只是永恒！永恒，永恒……”

“只是永恒！永恒！永恒！永恒！……”流沙向前窒郁延展，驰

而缓的平面上，一杂百合悠然浮荡，纤长的花冠，泛着逝者暂白的颜色。它王争琮鸣奏，以筒状的弦管：“只是永恒！永恒！永恒！……”

秋光宁静。在一张漆色剥落的长椅上，我缩着脚，用一双好奇的眼，窥测打量着我的老年：一位依稀疑似、垂垂老矣的普弗神父。简淡的斜阳，以世纪末的疲惫熨贴着他稀疏的白发，照着他伛偻的背脊。他的头埋得很低、很低，几乎接近膝上的书页。执着放大镜的指尖战栗着，在数行卫道文学之中艰困地摸索。

浪漫主义的先驱，《茶花女》与《卡门》的血液鼻祖，恋人与修士，叛教者与悖德者，知识分子与骗子，混混与骑士……多重的角色围绕着普弗神父叠构成一座瑰丽奇谲的迷宫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至于作者，我的兴趣还大于作品本身。

然而，两百余年的尘埃重重阻隔于这张长椅之间。普弗神父抖索着，专心致志于掌中的保守文字，成为一座闭塞、凝固、拒绝向外显示的迷宫。无论我表达什么，他的回答只是一声夹带痰音的“嗯——”

我拆解迷宫，依据作品与作者可能的数种互动：

之一，《曼依》是作者透过亲身经验苇编而成，是一本名符其实的追忆录和忏悔录。普弗神父亦即葛何骑士，他的荷兰情人 Lenki 亦即女主角曼依。这项说法已经推翻，证据显示，这部作品早在普弗神父与 Lenki 相遇之前便已付梓。

之二，普弗神父正如某些神秘主义、浪漫主义的创作者一般，具有某种洞澈、预言的灵视。那在莫名的引力催动下书写的篇章，正不幸的预言了他日后的命运。情形正如雪莱为济慈所写的挽歌竟成为一己的悼亡诗；莫札特与舒伯特所谱的安魂曲亦成为一己的幽冥组曲。类似的艺术家比比皆是，不待一一举证。

之三，性格决定命运——普弗神父依据自己的血液特质所创